

国名老 医案医话医论精选

俞鼎芬 编

医案医论精选

俞慎初

当代著名中医学家

精研岐黄之学凡七十载，医术精湛，疗效卓著

擅治内、儿、妇科疾病，尤对外感时病

肝胆、脾胃、心肺肾脏诸疑难杂症颇多心得与创见

善于从肝、痰饮、瘀血等方面进行辨治

其“杂病从肝治”、“怪病从痰治”、“久病从瘀治”

独特见解，在医林中独树一帜

学苑出版社

慎初



医案医论精选

俞鼎芬

编

學苑出版社

A22.9.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俞慎初医案医论精选/俞鼎芬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077-3273-3

I. ①俞… II. ①俞… III. ①医案-汇编-中国-现代②医论-
汇编-中国-现代 IV. ①R24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409号

责任编辑:陈 辉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市广内印刷厂

开本尺寸:850×1168 1/32

印 张:11.25

字 数:260千字

印 数:0001—3000册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2.00元

俞慎初教授小传

俞慎初，原名建鏊，字谨，号静修。1915年农历十月十七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今福清市）融城镇的一个中医世家。其父介庵先生乃邑之名医，精于内妇儿科，尤擅治急性热病，行医六十余载，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深得当地民众和业界同仁的信仰与敬重。介庵先生曾担任县中医师公会首任会长、县国医支馆董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县中医学会主任委员，并受聘为卫生部全国血吸虫防治委员会委员，所提交的血吸虫病中医防治方案，获得推广应用，受到各方好评。

俞慎初幼承庭训，兼之天资聪慧、才思敏捷，5岁即入私塾启蒙，师从清末秀才何若溪、廪生詹伯涵、举人唐璇波诸名师。1923年2月至1928年12月，先后入福清县立第一小学、福清县立中学、福建学院附中（今福州第二中学）

就学。

良好的教育，奠定了他坚实的古文字学基础，也为研习中医经典创造条件；家庭的熏陶，使他耳濡目染中医治病救人的神奇功效，激发了他对中医学的浓厚兴趣；而民国初年满目疮痍的社会现状，更坚定了他“愿为含灵解除疾苦”的志向。1928年底，正读高二的他，改变了日后攻读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理工、军事、西医学等有发展前途的热门专业的初衷，毅然决定随父学医。就像一颗行星找到了属于自己运行的轨道一样，确立了人生目标的他，从此和中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9年初至1931年初，他白天在福清城关裕济中药铺随父临证实习，晚上则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及历代中医典籍。两年下来，他的学业大有长进，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医学理论水平，拓宽知识面，使自己的学识不囿于一家之言、一己之见，1931年春，不满16岁的他远离家乡，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从秦伯未、陆渊雷等沪上名医。俞慎初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一起，如饥似渴地钻研中医学知识，并撰写大量文章，大胆抒发个人见解，颇有一股“拼命三郎”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两年多的系统学习，诸名师的悉心指点，众同窗的相互启迪，使他学业猛进，在人才济济的上海中医界，未及弱冠便崭露头角，成为一代名医秦

伯未的高足。

1933年春，俞慎初学成返里，悬壶融垣，开始了职业中医的生涯。5月，创办并主编《现代医药》（月刊），并兼任上海《中医指导录》、北平《国医砥柱》（月刊）、南京《国医公报》、杭州《医药卫生》（月刊）、福州《医铎》等多家中医杂志特约编辑和特约撰稿人；受聘为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1934年2月至1938年6月，任福清中医师公会委员、编辑主任及顾问。此间，积极参与维护中医的抗争活动，坚持中医现代化与保存国粹并行不悖的主张。

1938年2月，俞慎初应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和中华国医专科学校之聘，再度赴申。1939年，俞慎初参与了由施今墨、时逸人等发起创办的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的筹备工作。1941年9月至1943年7月，被聘为校教务主任、秘书主任、《复兴中医》杂志社编辑。在董事长施今墨、校长时逸人的引领下，与名誉校长张伯熙、副校长张赞臣、总务主任张汝伟、训育主任钱今阳，以及何云鹤、尤学周、金少陵、茹十眉、章璧如、姜春华诸教授，共同为20世纪中叶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3年8月，因战事紧张，俞慎初返回家乡，担任大众诊疗所中医部主任。此间，他在辛亥革命元老、著名教育家郑沅辰的倡导下，与热心桑梓教育的社会贤达

共同倾囊捐资创办私立福清高级职业学校（后改名文光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与福清县立中学合并为福清一中），担任校董、总务主任、教务主任。1945年3月，接任该校第二任校长，直至1950年底请辞为止。在任期间，积极培育人才，为发展桑梓教育呕心沥血。他边执教，边行医，先后出任福清县中医师公会理事长、中医学会会长、福建省中医联合会理事。在繁忙的校务与教务之余，仍定期组织医界同仁开展学术活动，营造学术气氛，促进学术交流。194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通过了国民政府原考试院举办的首次全国中医师资格考试，取得了当时卫生部和福建省政府颁发的中医师资格证书。

新中国成立后，俞慎初多次谢绝海外亲友的邀请，毅然选择留在家乡，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更加勤勉地为发展中医药事业努力工作。1950～1953年，他连续被推举为福清县第一、二届人大常委，中医学会会长，福清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委。1951年2月闽侯专署卫生局保送他到卫生部主办的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第四期学员班进修。1952年2月至1953年5月，担任福清县中医进修班副主任兼教务组长。1953年6月，奉调福建省中医进修学校（福建中医学院前身）任教，1956年1月出任该校教导主任，兼任福建省中医药学术研究委员会常务委员、省中医药学术研究会编辑部主任、中华医学会福州分会理事，参与筹办《福建中医药》杂

志，担任主编，并经省卫生厅检定为主任中医师。同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任福州市委会委员、福建省中医进修学校支部主任委员。

正当俞慎初踌躇满志地勾画着福建省中医事业发展前景的蓝图时，1957年的那场众所周知的政治运动使他从事业的巅峰跌入谷底。1958年2月，俞慎初被定为“极右派分子”，受到撤职、停薪、留用、下乡闽清劳动一年的处理。1959年初，俞慎初回到福州。此时福建中医学院已成立半年多，俞慎初先是到福建中医药杂志社当编辑，1962年2月起，担任学院医学史、医经、各家学说、中药等学科的教学工作。从1957年到1979年，漫长的22年光阴，俞慎初编撰杂志、课堂讲学、临床带教、下乡巡回医疗、药圃种草药……尽管陷入政治歧视、经济拮据、被人孤立和遗忘的困境，但都丝毫没能动摇他对中医事业怀抱的拳拳之心。他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只要条件许可，他都要抓住一切机会，潜心做学问，为发掘中医学宝贵遗产、培养中医后继人才默默奉献。1976年底，俞慎初退休，为生活，也为他所钟爱的中医事业，他到离家不远的新风街道保健院“补尾”，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当地居民服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项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历年冤假错案获得平反昭雪。1979年6月，戴在俞慎初头上整整22年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有关部门撤销了原处分决定，恢复其政治名誉和原工资待遇。8月，学院通知他复职。获得重生的俞慎初欣慰无比，此时他虽已年逾花甲，逝去的岁月已然无法追回，惟有把65岁当作此生的开始，让有限的余生发出更强烈的光和热。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先后担任福建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医史教研室主任、医史研究室主任、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在繁忙的医、教、科研工作之余，俞慎初还承担多项社会兼职：福建省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咨监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特约咨询专家；卫生部《中国医学通史》编审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七、八届委员；中国药学史学会第一、二届委员；福建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医史学会第一届主任委员、第二届顾问；陈修园学说研究会第一至四届主任委员、名誉主委；《福建中医药》杂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省教委中医职称评委会评委；《福建省卫生志》编委、顾问；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顾问、福建分校名誉校长；福建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名誉理事长等等。

俞慎初热心于开展中医学术交流活动，经常为中医工作出谋献策、踊跃提案；积极参加卫生部主持的两批重点中医古籍的整理校勘，承担卫生部《中国医学通史》和《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史分卷》的编审任务；主持《新校注陈修园医书》（16种）和《李廉医史》的整理校

注；组织福建省医史工作者开展对“福建医林人物”、“闽台医药发展史”、“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医药交流”、“闽西苏区医药卫生史”、“福建少数民族卫生史”等项目的研究，并取得可喜的成果，使福建省的医史研究工作呈现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还为福建省中医院尤其是他的家乡福清市中医院的成立多方奔走呼吁；为长乐市中医院更名为陈修园中医院发起签名活动并最终获得通过。90年代以后，他虽然退居二线，但仍担任多家学术团体的社会工作。1991年，还应邀前往印度孟买参加第三届亚洲国际传统医学会议，积极参与筹办亚太医药交流协会，并被推举为副主委。晚年的他时刻关心中医药事业的振兴与发展，继续为推动中医学术发展、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而努力。

“老翁八秩复何求，济世救人慰白头，继往开来吾辈责，慎终追远未曾休。”俞慎初1993年3月2日所写的七绝——《从医执教六十周年有感》，可以说是他这一时期思想的真实写照。

俞慎初一生精研医理，数十年来，在探索岐黄之学的道路上不懈追求、开拓进取。学术上推崇《内经》、《难经》及仲景学说，认为历代医著汗牛充栋，各家学说纷繁驳杂，然而不论哪个流派，哪种观点，均源自《内经》。《内经》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医理论和实践经验具有总结性意义的划时代巨著，是公认的“医书之

祖”，是中医理论之渊藪、学术之基石、实践之指导。而《难经》则是最早的《内经》专题注释本，是对《内经》理论的进一步阐发，是仲景撰著《伤寒论》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至于仲景的《伤寒论》与《金匱要略》，则是继《内经》之后，对西汉以来中医临床经验的又一总结，其所确立的理法方药和辨证论治法则，两千多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不读仲景书，则医无准绳、治无法度。

俞慎初对经方研究独具匠心，认为《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二书，是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是“众方之宗，万方之祖”，其所载的260多首方剂，均具有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他运用经方治疗内科杂病，常能收到左右逢源、灵动活法之妙。

俞慎初一生博览群书，善于撷取诸家学术精华，且师古而不泥古，既不囿于一家之言，也不偏宗一家之法，更不专执一家之方，而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如治疗温热暑病，善用叶桂的清淡轻灵和王士雄的清肃宣透；夏日感受暑湿、邪遏少阳，症见寒热往来如疟者，每用俞根初的蒿芩清胆汤清胆热、化湿浊；热偏重者，则用雷少逸的清营捍疟法出入加减。他既盛赞李杲之医为“医之王道”，“有志于学医者，必尽读东垣之书，而后方可言医”；也欣赏叶天士“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创见。临床调治脾胃，既善取李东垣“升发脾阳”

之法，又重视叶天士“脾喜刚燥、胃喜柔润”的主张。既善用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治疗脾胃虚弱、中气下陷引起的少气懒言、四肢倦怠、大便稀溏、脱肛、子宫下垂等症；又善以养胃滋液法治疗燥热内盛或病后胃阴损伤引起的胃脘疼痛、烦渴便结、纳欠、不寐诸症，如用养胃汤治慢性萎缩性胃炎。他还常以陈修园《时方妙用》中的百合汤加川楝子、延胡索、郁金等治疗气滞日久化火之胃脘疼痛。

又如治疗冠心病“真心痛”、“厥心痛”，既宗仲景瓜蒌薤白半夏汤、瓜蒌薤白白酒汤化裁，以宣痹通阳；又善用王清任的血府逐瘀汤加黄芪与张锡纯的活络效灵丹加减，以化瘀通络。治疗气阴不足之心悸气短、口干咽燥，多以李杲《内外伤辨惑论》中的生脉散合仲景酸枣仁汤；对心气不足、痰阻心络所致的心悸、胸闷、痰多、失眠，常用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中的十味温胆汤加减及当代名医蒲辅周的健脾化痰、除湿宁心法通心气、化痰浊，以缓解症状。而于咳喘的治疗，则多遵清代林佩琴“实喘责在肺，虚喘责在肾”之说，治法亦每与“喘由外感者治肺，由内伤者治肾”同理。如治风寒咳喘，常用《和剂局方》的三拗汤合《韩氏医通》的三子养亲汤加减，以宣肺平喘、降气消痰；对风寒外束、痰热内蕴的咳喘证，用明代张时彻《摄生众妙方》的定喘汤加葶苈子、白芥子；而对咳喘日久之肾虚，则多选用

清代汪昂《医方集解》中的苏子降气汤和《医级宝鉴》的麦味地黄丸随证加减。治疗各种类型咳嗽，则常以程钟龄“温润平和、不寒不热”的止嗽散为基本方加减。至于痰浊犯肺咳嗽，多采用《和剂局方》的二陈汤化裁，并自拟“前杏二陈汤”治痰多色白之咳嗽，“朴杏二陈汤”治胸闷气急之咳嗽，“萎贝二陈汤”治痰多黏稠之咳嗽等。

俞慎初尤其推崇清代医家王清任《医林改错》中所倡导的活血化瘀法，并灵活运用王氏治瘀名方补阳还五汤加减治疗气虚血瘀中风，常收满意疗效。而对近代医家张锡纯治疗内科杂病的特色备加赞赏，对其学术主张推崇有加，常效法其用药特点。如以单味大剂量（60克）山茱萸去核浓煎灌服，救治气喘虚脱；在清肝利胆方中加鸡内金治疗胆囊炎胆石症，用脬脰茅根汤治疗单纯性肥胖病，均取张氏“鸡内金善化有形瘀积”之说。

俞慎初还善于发皇古义、阐扬新知。他治疗内科杂病，服膺仲景学说，每以《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为准绳，治法融贯古今，遣方不落窠臼，对外感时病及脾胃、肝胆、心肺肾脏疾病等，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对疑难杂病，每能把握不同的病机特点，善于从肝、痰饮、瘀血等方面进行辨证分析，在广收博采诸家学说精华的前提下，总结出了“杂病从肝治”、“怪病从痰治”、“久病从瘀治”的独特见解。临证细审阴阳寒热、明辨脏

腑病位、权衡邪正虚实、推究疾病本源，随证立法处方，法度严谨妥帖。在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中，面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病证，每能辨析详明、切中肯綮，故常收桴鼓之效。

俞慎初一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这一精神，不但反映在他严谨治医上，也始终贯穿于他的治史过程中。他甘守清贫，耐得寂寞，潜心医学史研究凡数十年，具有很深的造诣。他强调研究医学史，仅仅从书本上获取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而应着力于对历史真实面目的考证，注重史料的真伪鉴别和史迹的实地调查。凡医学史上的每一重大事件与重要医家的论述，都应穷源溯流，言必有据；每立一说，必旁证互参，让丰富的史料“说话”，而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孤证立说。凡属有争议的问题，不要轻易下结论，而要留待继续查证。他十分推崇李时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方法，为研究医史、考证史实，不顾古稀之龄，奔波跋涉，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耐心和恒心总会得到报酬的”。俞慎初的辛勤与努力终于结出了累累的硕果，党和人民给予他高度的评价：1984~1985年先后被评为福州市劳动模范、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福建省教育先进工作者，民主党派、工商联四化建设“双先”表彰大会代表。1986年5月，他还以71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1988年被国家教委、劳动人事部、教育工会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0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国家级中医药专家”称号。1991年被卫生部、劳动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首批“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同年，因对发展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受到国务院表彰，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2年福建省教委授予“优秀教育世家”牌匾与荣誉证书。所撰《中国医学简史》荣获1985年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奖乙级奖、1991年首届全国优秀医史文献图书暨中医药工具书银奖；《中国药学史纲》获1988年福建省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1991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1991年首届全国优秀医史文献图书暨中医药工具书铜奖；《俞慎初论医集》获1994年“福建省第二届中医药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995年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基础研究奖”（部级）二等奖等奖项，深受业界的好评和海内外读者的喜爱。

前 言

先师俞慎初教授，当代著名中医学家、教育家、医史学家。毕生勇于探索，勤于实践，善于总结，学验俱丰，造诣湛深，著述宏富，在长达七十年的从医执教生涯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发扬中医学宝贵遗产、促进中医学术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海内外中医界享有盛誉。

先生的一生，亲历了 20 世纪大半世纪中国中医药发展的曲折过程：参加过 30 年代反对国民政府“废医存药”提案的抗争请愿活动；经历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医药备受歧视、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的非常时期；沐浴过新中国党和政府重视并扶持中医药事业的阳光雨露；还体验了“一根针、一把草”、“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特殊年代；更亲历了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中医药学术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崭新时代……深切地体会

到弘扬国粹、保持特色，是有志于中医事业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创新发展则是中医的根本出路，必须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不息。

作为中医学大家，先生一生精研医理，博览群书，在探索岐黄之学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开拓进取。学术上推崇《内经》、《难经》及仲景学说，对经方研究独具匠心。而于历代医家的学术特点，主张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既不囿于一家之言，也不偏宗一家之法，更不专执一家之方。且善于发皇古义、阐扬新知，在广收博采历代诸家学术精华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杂病从肝治”、“怪病从痰治”、“久病从瘀治”的独特见解，在医林中独树一帜。

作为教育家，先生深谙教育兴邦之理，崇奉“教化之本，出于学校”之说，一生热衷于兴学办教，为振兴中医事业、发展桑梓教育，到处奔走呼吁，多方募集资金，并不惜慷慨解囊、倾其所有，为奖掖后学、精育杏林，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执教六十余载，为学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本科生、硕士生、进修生、学术继承人、私淑弟子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均学有所成，成为中医界和社会各界的骨干。

作为医史学家，先生潜心研究中国医学史凡数十载，具有很深的造诣。他甘守清贫，耐得住寂寞，恪守实事求是的准则，注重史实的客观考证、史料的真伪鉴别和